

第六十五回（4）如何自欺

那长老策马加鞭，至山门前，见“雷音寺”三个大字，慌得滚下马来，倒在地下。你看看，这哪有他一贯的仪态和修行人气度嘛。就算是真的来到了雷音寺，你这么慌里慌张、一副窘样，得体吗？真的见到大神仙，那状态应该是杂虑思绪全无、心态平静、举止沉静，肃穆的状态。而唐长老如此失态，说明他现在是被急于成功的侥幸心态所控制。小说作者仅仅用慌、滚、倒三个字，就入木三分的描绘出了玄奘的精神状态，他已经被强烈的执著给控制得神魂颠倒了，还以为自己的修行，到了正果终点呢。

这玄奘神魂错乱之下，还不忘记报复孙悟空的轻藐之嘴，骂骂咧咧道：“泼猢猻！害杀我也！现是雷音寺，还哄我哩！”这时候的玄奘老师傅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、也不知道猴哥是谁了。他不相信孙悟空也就罢了，现在还断定了，孙悟空是在骗他、害他呢。你看他，宁肯相信

“雷音寺”跟他素无交情的这三个字，却不相信一直在保护他、一次又一次解救他于魔窟的猴哥。并且，这时候，你可以肯定，他肯定忘记了当初他错怪孙悟空，菩萨亲自领着孙悟空见他的事情。菩萨当时的话，不用说，他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把那山门上的四个字，只看见了三个。老孙陪着笑脸温馨提示下，长老战兢兢的爬起来再看，真个是四个字，乃“小雷音寺”。哎呦我滴妈妈呀，这斗大的四个字儿，他愣是没看全。是的，他只看到了他愿意看到的那三个字。不过呢，人们一般不都是经常这样么，尤其是当下的人们，尽皆如此。物以类聚、同构共振，如是错乱结构，则你被其解构、进入其错乱的结构。你以为是你适应了、进步了，而事实往往是，你被解构了，随波逐流，也是这个意思。

三藏道：“就是小雷音寺，必定也有个佛祖在内。经上言三千诸佛，想是不在一方，似观音

在南海，普贤在峨眉，文殊在五台，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场。古人云：有佛有经，无方无宝。我们可进去来。”小雷音寺，肯定不是雷音寺了，为何就能肯定，这里面必定有个佛祖呢？你看他，采用的是归纳法归纳出来的一条定理：“经上言三千诸佛”；“观音在南海，普贤在峨眉，文殊在五台”。归纳得“每个佛祖一个不同的道场”。这个归纳没错，结论也算对。然而，他开始演绎了。只是，他的演绎，很奇怪。正确的演绎是，如果遇见某个不认识的佛祖，那么他可能就有自己独家的道场。可是三藏演绎的却是头尾倒立的，他的完整逻辑应该是：一，这个小雷音寺，必定是个道场；二，这个道场，必定属于某个佛祖；三，这里面的，必定是佛祖。甚至，他的思绪还飘飞得更远，四，“就是无佛，也必有个佛像。”

当初，玄奘发下心愿“我弟子心愿，遇佛拜佛。”不得不说，他做得算是很好，而且也很虔诚，不是一般修行人能比的。甚至，当他因企图拜佛塔被奎木狼星捉去差点丧命之后，依

然初衷不改。就这一点，就没多少修行人能得到。很多人，就开始疑虑重重、畏惧潜伏心头。假如，让我们来假设一下，这一次的唐僧被捉被吃了，他留下的传说，留给世人们的故事，将是一个悲壮的修行故事。对吧？因为他的所作所为，从世俗的层面上来看，就是在凶险的追求理想信念的道路上，不幸殒身丧命，就好像那些攀登珠峰而丧命的登山者一样，为后人称颂，为同行们敬仰。

而从修行的立场上来看，那可就未必是百分之百值得称颂的了。

因为，他一定忘记了，拜佛真正的目的，到底是干啥了。就如同日复一日、千篇一律、枯燥无味的诵经、修心一样，时日久了，他变得越来越固守修行形式的本身，而淡化了提炼其中的内涵，忘记了，修行跟世俗读书一样，正道应该是孔子所云之“温故而知新”。温故而知新，每有新知，便是境界扩展或升华，那种迷雾中隐显新景观的欣喜、虚空中浮现新世界的

惊讶，贯见的事物，你发现了她另外境界的样子。那种感受，才是真正的温故而知新。不说日常，只说修行的话。温故不能知新，在修行中，可是太大的问题，思维固化了。

这时候的玄奘，已经无可救药，孙悟空早已知晓，于是在玄奘讲述完自己的推理过程后，孙悟空立刻发布了免责声明：“不可进去。此处少吉多凶。若有祸患，你莫怪我。”

面对“胆小怕事不肯担责任”的孙猴子，玄奘傲然的说：“我弟子心愿，遇佛拜佛，如何怪你？”眼看那玄奘，换上了佛祖的袈裟，结束了衣冠，里面的妖精，就心里踏实了，这厮好骗。面对玄奘这等固守肤浅认识，还自认坚定的废柴，注定邪悟的好材料，佛祖居然还安排他去取经，不骗死他，这心里实在不平衡，来，通过装蒜搞死他：“唐僧，你自东土来拜见我佛，怎么还这等怠慢？”。